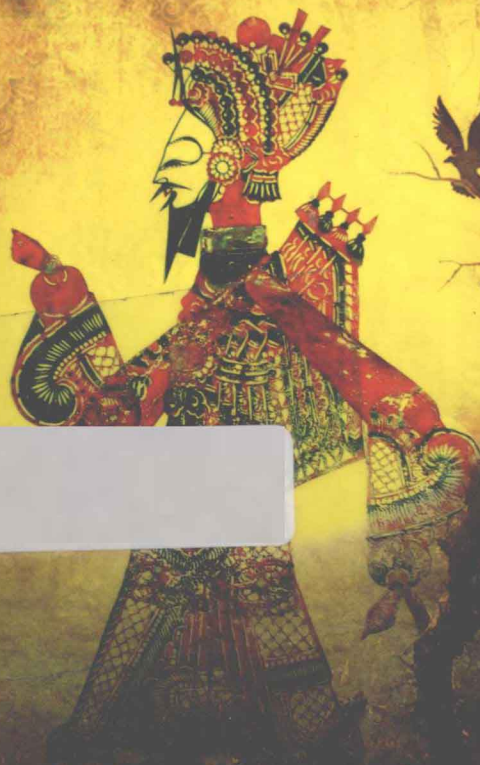


天下霸唱/著

鬼吹灯

典藏版

之牧野诡事



金城出版社
GOLD WALL PRESS

天下霸唱/著

鬼吹灯

典藏版

之牧野诡事



常州大学图书馆
藏书章



金城出版社
GOLD WALL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鬼吹灯之牧野诡事 / 天下霸唱著. —北京:
金城出版社, 2010.9
ISBN 978-7-80251-620-5

I. ①鬼… II. ①天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82164号

Copyright © 2010 GOLD WALL PRESS, CHINA

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**金城出版社**所有, 未经合法许可,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。

鬼吹灯之牧野诡事

作 者 天下霸唱
责任编辑 雷燕青
策划编辑 玫瑰灰 草先森
开 本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
印 张 19
字 数 264千字
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
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书 号 ISBN 978-7-80251-620-5
定 价 29.80元

出版发行 **金城出版社**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: 100013
发行部 (010)84254364
编辑部 (010)84250838
总编室 (010)64228516
网 址 <http://www.jccb.com.cn>
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@163.com
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(010)64970501

Content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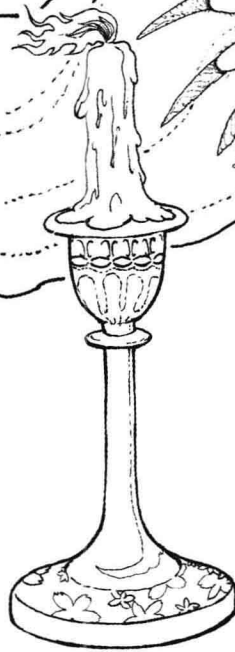
牧野说事·目录

第一章	墓中寻龙	001
第二章	镜里乾坤	055
第三章	云中古都	171
第四章	如是我闻	243
后记	讲故事的人	280
特别收录篇		285



第一章

墓中寻龙



盗墓

武昌起义隆隆的枪炮声，使中国终于挣脱了封建帝制的沉重枷锁，进入了一个各种新锐思潮与遗风陋习激烈冲撞的大时代。民国初年的社会局势尤其混乱，不仅各路军阀之间的战事频繁，而且出现了百年不遇的“北旱南涝”灾情，使得许多省份颗粒无收，成千上万的人成了灾民，为了能有口饭吃，更有许多人铤而走险当起了土匪响马，或去做倒卖人口、走私烟土、贩运军火一类缺德到底的勾当。这正是“十年干戈天地老，四海苍生痛哭深”。

常言道：“盛世古董，乱世黄金。”在兵荒马乱的年月里，只有黄澄澄的大黄鱼（金条）才是硬通货。但在盗墓者的眼中，如此时局之下，国家的法律已形同虚设，正是盗掘古墓、窃取秘器的大好时机。有经验的盗墓老手，当然不会放过这种机会。等到有朝一日政局稳定下来之后，古董价格必会看涨，届时再把所盗之物出手，便可轻轻松松地发上一笔横财。

盗墓贼“马王爷”和他的两个老伙计——老北风、费无忌，就是



鬼吹灯之牧野诡事

瞅准了眼下的机会，打算趁着淤泥河附近军阀交战，附近村县老百姓逃得十室九空之机，动手盗掘河畔的一处无名古冢。

马王爷本名叫马连城，只因盗墓经验丰富，做过不少大手笔的勾当，而且眼功极高，甚至有人传说他生了三只眼，不管地下有什么古墓，不论藏得多深，他只瞧一眼，就能看出其中端倪，所以才得了这么一个绰号。然而对马王爷的本领比较熟悉之人，自然都知道他并非生有什么三只眼睛，只尊称其为“观山马爷”。

马王爷盯上淤泥河边这座古冢不是一两天了，地点就在离河边不远的一片密林之中。时移物换，丘陵渐平，那古冢的地面封土堆和石碑等标记早已消失多年，不是行家根本就发现不了。如果拨开那些枯黄的乱草，在半尺多厚的异色泥下，便可以瞧见一块块奇大无比的墓砖，墓砖的缝隙间铸有铁水加固，要想短时间挖开盗洞，就必须使用土炮炸出缺口。

只是这附近离官道不远，地理位置虽然偏僻，但却是赶场的必经之路，昔日里人来车往难有机会下手，即使在夜里用土炮炸那墓墙，也有可能惊动民团或保安队。所以马王爷虽然早就踩过几遍点儿了，却迟迟未敢轻举妄动。当前的战乱却使得这里突然变得人迹罕至，这对马王爷等人来讲那真是天赐的机缘，他立刻会合了另外两个盗墓老手——善使火药术的“老北风”，与身大力不亏的开棺好手“费无忌”，为了掩人耳目，三人都装作道人打扮，带上一干应用器械，牵了几头用来驮东西的骡马，昼伏夜行来至淤泥河畔。

“淤泥河”之所以得名，是由于这河中是半水半泥，也不管是涝是旱，这条河始终都有这么多烂泥。近年来河水流量逐渐变少，原本一条数丈宽的河流，又被淤泥分割成若干段，只有在雨水最大的时候，才偶尔连成一片。河床则全是一丛丛几尺高的乱草，有那些不明究竟的外地人，路过的时候想在河边喝口水、洗把脸什么的，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，如果一脚踩到草下的泥潭，往往就陷在淤泥中丢了性命，谁也说不清这淤泥河陷死过多少人。只是这条河由于死人太多，除了河道最中间极窄一段的水质还算说得过去，大部分河道中一年四季都流着黑水，散发着一股股强烈的腐臭。

马王爷他们到达淤泥河边之时，已经是夕阳西下，暮色黄昏。由于事先已经多次看过地形，马王爷和老北风等人几乎不费吹灰之力，就将古墓那铜浇铁灌的砖墙掘了出来。老北风一马当先，在硕大的墓砖上用手指敲敲打打，勘察下手的位置。马王爷同费无忌二人都蹲在一旁等候，马王爷神色悠闲地吸着旱烟袋，而费无忌则神情专注地盯着老北风脸上的表情变化，有几分担心携带的土炮药量不够。

老北风不慌不忙地探明了砖层的薄厚，对马王爷和费无忌说道：“两位老哥，这寿穴造得好个石椁铁壁，恁般结实坚固，咱们虽然带的火药不多，但我估量着若用土炮落力打它最薄弱之处，就算插不开也差不多了。”

马王爷听罢，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，吩咐道：“这淤泥河附近的人早就跑光了，动静闹得再大也不打紧，只是需把药量掐算得恰到好处，别损伤了寿穴中值钱的器物便是。”

马王爷是这伙人中的首领，他发了话之后，老北风才敢动手，三下五除二便安装了土炮的药引，土炮轰然炸响，别看是土制炸药，但配比高明，爆炸的威力着实不小，直炸得土石横飞、浓烟升腾。老北风早年间在北洋火器局做过火药师，这些年来跟随着马王爷盗过不少古墓，土炮破墙正是他的拿手好戏，待烟雾散去之后，只见这座无名古墓被来了个大揭顶，已经给崩出好大一个缺口。

土炮打出的缺口，位置刚好在墓道铜门的顶端，绕过了最为坚固的铜门铁壁，可墓墙露出的缺口后并不是墓道，里面竖着一块青条石墓碑，三人不免有些奇怪，盗了这么多年的墓，还没见过谁家的墓碑放在坟墓内部，这唱的又是哪出戏？于是并肩走到近前定睛观瞧，都忍不住想要看看这无名古墓里藏着的石碑上究竟写了些什么。

那墓碑又扁又长，造得甚是奇特，石头便是普通的大青石，上边顶端雕了一个鬼头，当中歪歪斜斜地刻着一行大字，笔画怪异潦草，透着阵阵邪气。

这三人中只有费无忌是不识字的粗人，老北风虽然识得一些常用字，但加上认错的白字，最多也就认得几百个字，稍微复杂些的文字便不认得，对于石碑篆刻更是一窍不通。他们俩看起这块墓里的石碑

来，跟看天书差不多，连半个字也读不出来，只好请教马王爷这碑上究竟写得些什么文字。马王爷博古通今，自然是难不倒他，青石上的一行字迹虽然奇特，却并非古篆之类繁杂艰难的碑文，稍加辨认就已读出，当下便在心中默念了一遍。

不看不要紧，一看之下，马王爷竟然觉得心底里突然生出一阵寒意，这青石上刻的一行字是：“诸敢发吾丘者必遭恶咒坠万劫而不复之地。”原来这是一块古代墓主用于恐吓盗墓者的诅咒石，也就是墓主发下毒咒，谁敢掘这座坟，墓主即使死后千年在冥冥之中，也必诅咒盗墓者坠入万劫不复的境地，见此石碑者——死。

自古以来，从有厚葬之风开始，世间便无不发之冢，但“事死如事生”的观念在古人心中根深蒂固，很少有贵族愿意纸衣瓦棺。既然不能薄葬，便只有想尽办法反盗墓，除了机关疑冢之外，诅咒震慑也是一个常用的办法。马王爷以前也曾见过类似的，但盗墓之人既然敢做这穿梭于阴阳界之间的行当，便早已将鬼神诅咒置之度外了，他对于这种毒咒早已习以为常，根本就不在乎。然而这次不知为什么，竟然感到一阵心慌意乱，说不定这无名古墓中真会有什么古怪。

好在这种感觉很快就过去了，从以往的经验来看，这座墓至少是宋代以前的，虽然整体规模不大，但那些墓砖却大得罕见，墓主人的来头一定不小，里面陪葬的金玉珍宝少不了，别再疑神疑鬼耽误了正事。想到这儿，马王爷已经为自己打消了那些疑虑，他定了定神，故作镇定地指着青石碑告诉另外两个同伙：“试读碑上文，乃是昔时英啊！石上所刻乃是墓主先贤的高名。”马王爷没对老北风和费无忌说实话，心想反正他们二人也不认得碑上写了些什么，与其让他们担惊受怕，还不如就说这青石是块墓碑，免得干活的时候大伙心里发虚。

老北风和费无忌向来对马王爷佩服得五体投地，此时听马王爷这么一说，顿时恍然大悟，看那青条石形状虽然古怪，敢情也就是块刻着墓主人名字的石碑，这还得说是马爷，不但认得碑上的怪字，而且说出话来还出口成章，不得不让人在心里赞叹。马老爷还是百年才出一位的相地大师，跟着马爷观山盗墓，简直比抢银号都过瘾，不仅能

财源广进，而且还长学问、长见识，不愧是我等的良师益友。

马王爷隐隐约约有种不太好的预感，他历来不是疑神疑鬼之人，何况现在古墓砖墙已经炸塌了，到了嘴边的肥肉岂有不吃之理？但这种不祥的预感还是使他有几分不安，只想尽快收工回府，于是对老北风二人一摆手：“得了吧二位，咱们老三位加起来少说都有一百六七十岁了，你们也甭捧我了，赶紧收拾停当，到这寿穴中勾当一番，把活儿做得利利索索的可比什么都强。”

老北风和费无忌齐声称是，方今天下正值乱世，趁着老胳膊老腿还能动，抓紧时机狠狠地干上几票，但盼着此墓中金玉满堂，让咱们今天来个开门红。当下三人就在那墓前，用老酒擦了擦手脸，取出朱砂来用水化开，当做颜料用毛笔沾染，各自在脸上画了一张血红狰狞的脸谱，并在头顶上扎了一块蓝色方巾。

马王爷他们的装束打扮看似神秘诡异，其实这一举一动里面很有讲究，盗墓之人虽然不信邪，却不能不避邪。身穿道袍头顶蓝巾，左手戴个银指环，脸上画个红脸谱，这扮相叫做“魁星踢斗”。据说魁星乃是“九九星中第一龙”，古星学中“魁”为北斗第一星，堪称九宫之魁首。此星在天为万灵之主宰；在地为百脉之权衡。魁星也就是贪狼星，传说贪狼星君相貌奇丑，突面而獠牙，民间视之为司管文运之星，而马王爷这些盗墓者认为贪狼星君能挡煞克邪，如果能请得魁星天官上身，别说墓中发生尸变，古尸忽起扑人之类的险恶状况，即便是有具千年尸王，也尽可以一脚将其踏住。

片刻之间，这三人便已准备就绪，进入墓门之前要先燃起一炷“寻龙香”，马王爷用嘴对着香头轻轻吹了一口，橘红色的香火被他吹得越发明亮。“寻龙香”对地下封闭环境中产生的毒气非常敏感，一遇毒雾尸毒等阴晦之气立灭。

可就在他们要迈步进去的那一瞬间，树林里忽然刮起一阵阴风，那股风夹杂着一股刺鼻的膻腥，马王爷感觉有个什么东西从他脚边“嗖”的一下窜进了古墓。老北风和费无忌也感觉到了，但实在是太快了，三人谁也没看清楚刚才钻进墓中的究竟是什么东西。

费无忌以前曾在绿林中当过响马，平生杀人如麻，这三人中就属





他胆子最壮。他见此情形立刻拽出驳壳枪，对准墓中连开数枪。枪声过后，墓中却静悄悄的没有任何动静，也不知刚刚蹿进墓中的那东西是不是被子弹击中了。

马王爷在心里骂了一句，这次怎么总觉得有点不顺？老子这辈子多少大风大浪都过来了，可别在阴沟里翻了船。他见费无忌还想接着开枪，便拦住说道：“别浪费子弹了，我看那东西八成是被土炮惊动了蹿出来的，不是老鼠就是只老狐狸，这胡灰也是两大仙家，跟咱们井水不犯河水，别再跟它纠缠下去了。”虽然事先已经探明了周围数十里内没有人烟，但为了保险起见，马王爷还是让老北风在墓道口望风，他带着费无忌进去干活。

费无忌早就迫不及待地想进古墓搬金取玉，当下就用将一盏马灯挂在撬镐前端，用一只手举了，另一只手拎着张开机头的驳壳枪，与马王爷一前一后钻进了墓室。

这座墓面积不大，可能是照搬了墓主生前住宅的一部分，前后只有两进，都以极大的墓砖垒砌，棺材应该停放在最深处。墓室四壁冷森森的，墙角昏晃都生满了绿苔，泛着股呛人的潮气。一看里面的情状，马王爷不由得先是一阵失望，看样子这墓中曾经有大量积水，几乎所有贵重的陪葬品都被水浸得朽烂了，但一抬眼，却见一口漆都掉光了的大棺材，被几个铜环吊在室中。

古墓的设计者也往往考虑到了地下渗水的威胁，一般都是利用排水沟，或者设置宫床，提高棺椁的位置，或者干脆直接用铜环铁链把棺材吊起来，这座墓便是使用的最后一种方法来防止水浸。马王爷和费无忌见这口棺材还算完整，顿时来了兴致，二人踩着青砖宫床，撬动棺盖。

费无忌两膀一晃有蛮牛般的力气，撬个棺材还不跟玩儿似的，嘎嘣数声，他已撬掉几枚生满锈迹的大棺材钉。为了躲避棺中郁积的尸气，俩人先退开数尺，转到棺材顶端，在远处用锹头将棺盖向下推开一截。在漆黑的墓室中，两个盗墓贼屏住呼吸，提着照明的马灯，贪婪地向棺中望去，但那棺中的情形，却让人目瞪口呆，半晌都摸不



着头脑。

费无忌一脸茫然，用手摸了摸自己的光头，问马王爷道：“马老爷，这是有水没有鱼啊？”他说的这是一句“避口”，也就是道上的黑话，古墓是死者的领地，活人进去盗墓为了让自己安心，硬是给自己增加了许多忌讳，“避口”便是口头上的忌讳，最忌说诸如“死、尸、阴、冥、逃、坟、墓”之类的字眼，认为这些字太不吉利，在交谈的时候都要尽量绕开。“棺材”二字发音同“官财”，所以并不需要避口，如果说棺材里有水没有鱼，那就是指棺中只有陪葬品而没有尸骨。

其实就算费无忌不说，马王爷也已经看到了，纵然是他见多识广，却也不知道这棺中究竟是怎么回事。首先这口大棺材虽然受墓中潮气所侵，但棺盖的钉子在刚刚被撬开之前，都是完好无损的。棺中摆着数十件陪葬的明器，这至少说明这里没被其他人盗过，既有陪葬品那可以断言绝不可能是疑冢，但棺中却为何没有墓主人的尸骸？难道是经过了千百年时光的消磨，腐烂得连骨头渣子都没剩下半点，可从种种迹象来看又不太像是尸解消散了。

联想到墓道口那写着毒咒的石碑，还有从他们脚边突然间钻进墓中的那个东西，马王爷心里也开始打鼓了，但面对着一棺金玉之物，这个老盗墓贼一时间利欲熏心，他咬了咬后槽牙对费无忌说道：“见怪不怪，其怪自败。你管他这许多做甚？拿！拿完了放把火烧了这口棺材，然后立马走返。”

费无忌答应一声，按以往的惯例，他立刻走到棺材另一端去想把棺材盖子整个扯落。这时候马王爷那两只眼死死盯着棺中亮闪闪的金锭玉璧，不等费无忌将棺盖彻底拉开，便纵身跃入棺中，把一件件陪葬的金玉珠宝都装进蛇皮口袋。按说马王爷江湖人称“观山马爷”，他祖传的盗墓手艺，几十年中掘了不少古墓，颇见过些世面，而且在绿林道上也很有交情，家中置办下良田千顷，开着十几家买卖商号，在当地算得上是屈指可数的豪族。可马王爷这人偏偏在钱财上不太开眼，不是说他眼神不好，就像中国乡间那些普通的土财主一样，见钱眼开，让钱给迷了眼，胃口越来越大，水涨船高，赚多少钱也觉得不

够，这可真应了那句老话：“人心不足蛇吞象。”不过话说回来了，要是不贪图暴利，谁又愿意冒险去做盗墓贼这种暗无天日的危险职业？可见财迷人眼色乱心，心智一昏，纵有天大的本领也施展不出了，这种性格注定了他早晚要为此付出代价。

棺中珠光宝气的奇珍异宝，正是得其所哉，马王爷心花怒放，一张老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了，蹲在棺材里出手如电随拿随装，可正在此时，他忽然觉得墓室中有点不太对劲……好像除了自己尚在动作之外，四周全都静止了一般，竟然听不到同伙费无忌的呼吸声了。

马王爷大奇，费无忌那家伙干什么去了？他刚刚不是在搬棺材盖子吗？可棺材盖子被拉开一半便停住不动，现在还在那儿悬着，费无忌却已人影不见。马王爷低声召唤：“老铁……老铁你还在吗？”但墓室中静得连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到，没有半点回应。马王爷心知不好，不过毕竟是老江湖了，临危不乱，身子一晃从棺中翻出，落地之时，一把顶上膛的驳壳枪已经抄在了手中。

这一瞬间马王爷首先想到的是费无忌和老北风合伙反水，盗墓贼起内讧，为了钱财自相残杀的事太多了，也许那两个家伙想把自己活埋在墓里……这个念头才刚刚浮现，马王爷便发现棺材下的宫床上躺着两具血淋淋的尸体，虽然尸体全身血肉模糊，但借着马灯的光亮，马王爷还是看得一清二楚。

两具尸体中光头的那个绝对是费无忌，而那个佝偻着身子的罗锅，自然是土炮手老北风，这二人的外貌特征都十分有特点，用眼睛一扫便已认出。马王爷只觉全身毛发俱竖，他无法想象刚刚在棺中攫取宝物的一瞬间，这墓室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，竟然包括在外边放风的老北风在内，两个大活人死得无声无息，而且死状如此之惨。

马王爷知道今天遇上大麻烦了，抬脚想往外逃，而就在这时候，四周黑暗的角落中传来“窸窸窣窣”一片如同有大群老鼠触物之声，俄而，那声音愈发剧烈，潮湿的空气中增加了腥臭的烂鱼气味。而且从方向上来判断，退路已经被封上了。马王爷急中生智，反身再次跃



鬼吹灯之牧野诡事

进那口悬吊着的棺材里，双手一拉棺盖，把自己装进了棺中。

这么做并不是自寻死路，而是马王爷祖传的绝招，故老相传，如果墓中有怨魂僵尸，只有躲进棺材里，并将棺材盖子拉上，断了它回老窝的退路，子不见午、午不见子，用不了多半天，僵尸病气尽散，他也就安全了。直接向外闯也不是不行，但天晓得那贪狼星君是否能随请随到，至少眼下这么做要比面对面同古尸斗上一场稳妥得多。

马王爷像具尸体般躺在棺材里，无论从外边看起来体积多么大的棺椁，一旦置身其中，把棺材盖子扣上，也会觉得里面的空间实在是太狭窄压抑了。但马王爷这会儿工夫顾不上去考虑这里舒服不舒服了，放慢了呼吸，支棱着耳朵去听外边的动静。

可这棺木厚实，听了半晌也听不到什么，马王爷在心中打定主意：“本老夫子今天跟你耗上了，歇够了再出去，且看你在外边能撑到几时。”正寻思着脱身之策，却突然觉得腿上被一只手死死抓住了，腿骨都快被捏碎了。先前他和费无忌，扯开一截棺材盖子，却尚未来得及整个揭掉，难道下半截棺材里藏着什么东西？还是刚才见到老北风和费无忌尸身之时，有什么东西趁机先躲了进去？在迫切的求生欲望下，马王爷想要挣扎着摆脱，但却发现全身肌肉僵硬，已是丝毫动弹不得，只能惊恐地睁着两只眼睛，任由黑暗将他慢慢吞噬。

到最后马王爷神志开始模糊不清了，恍惚中好像有个嘶哑的嗓音问了他一些事情，他只觉得那声音根本不像是人在说话，迷迷糊糊地过了许久，突然全身一振，如同从梦魇中醒来，手足终于又能动了，马王爷如遇大赦，哪里还敢再看棺中有什么东西，推掉棺材盖子，他连滚带爬地从棺里爬出来，跌跌撞撞地冲出墓道。

回到家的时候，马王爷好像整个变了个人，家里人觉得老太爷口音很怪，八成是赶路的时候伤风了，也就没有多想。儿孙弟子们赶紧过来请安，问起这次去淤泥河盗墓的经过，马王爷便简略地说出了一遍，随后一句话也不再多说，一连数日闭门不出，任何亲戚朋友一概不见，只在厅中自斟自饮，一喝多了就胡言乱语：“大头鬼、小头鬼，吊死鬼、淹死鬼，屈死鬼、怨死鬼……来来，喝！喝！”好像在招呼许多孤魂野鬼跟他一同饮酒。这诡异无比的举动，把家中的女眷

们骇得个个面无人色，老爷这是怎么了？莫不是鬼迷了心窍？但马王爷平日里在家作威作福，说一不二，大伙心里嘀咕，积威之下却是谁也不敢言明。

马家是个大家族，家财万贯，除了做盗墓的勾当，也和绿林道有许多勾结，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分家，家中重要事务都是马王爷一个人说了算。家里人见老爷如此，担心他年岁大了有什么闪失，请了几位郎中来给他诊病，但都被马王爷骂了出去。

正当家人不知所措的时候，适逢天阴如晦，马王爷突然一反常态，把家族中的男女老少统统召集到厅堂之中，看架势是要开个家族会议。高墙深院的马宅正厅陈设典雅、富丽堂皇，古朴的檀木门框窗棂上都嵌以黑色大理石作为装饰，堂内附庸风雅地挂着“诗书传家，孝悌为本”之类的题字，处处都显示出马家财大气粗的显赫门第。但由于家中有不少装饰品都是从古墓中掘出来的，使得马宅在气派中又平添了几分阴森之气，家中一些胆小的丫鬟仆妇，到了掌灯的时辰，就轻易不敢再在院中随便走动，她们都觉得这院子里发疹。

马家众人听的老太爷发话，都不敢怠慢，按辈分顺序肃立两厢，恭候马王爷训示。当地的乡俗重男轻女，包括几位姨奶奶，不管什么时候都只有“依倒明柱，站破方砖”的份儿，这次能让她们参与实属罕见，所以家中的女眷不论辈分都站在最后。外边虽然阴天，但堂内没有掌灯，马王爷坐在太师椅上，大伙甚至看不清他的脸，既然他不开口说话，别人自然也都不敢吭声，可心里边又都有点犯嘀咕，不知道老爷今天又抽哪门子风？召集了这么多人还不让点灯。

人都到齐之后又过了好一阵子，马王爷这才开言，先是一声长叹：“唉……我夜里梦到一只黑猫挠门，看来我把老骨头剩下的日子不多了。按说都这把年纪了，该享的福也都享了，该遭的罪也都遭了，天年已尽，虽死无妨。怎奈我死之后，咱们马家气数便尽，偌大的个家业旦夕之间就要败掉了，一想到留下你们这班子孙在世上受苦受难，我在九泉之下也难以瞑目。”

大伙听的一头雾水，现在马家有多少八路进财的生意，就算老爷